

畿輔通志

4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7
CH 3129/82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五

傳

明

朱之馮金鉉史可法傳

本朝張烈

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以甲申三月十一日死宣府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金鉉以十九日死玉河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以順治乙酉死楊川三人生同里朱與金又世姻也史貌寢寡言金好劇談諧笑朱高冠方履危坐巖巖不可狎然同志相得為性命交巳卯可法之馮皆憂歸鉉亦家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居時天下已不可爲三人益淬礪躊躇國事語或
竟夜至相持哭鉉父顯名嘆曰三子皆殉國鬼也
卒如其言里中故老有能言其事者次爲傳

朱之馮原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順天大興人其
先世沛人居京師五世至乾亨嘉靖辛丑進士爲
懷慶知府又二世至之裔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
主事權河西務却羨金辭魏忠賢殿工加級謫理
問遷行人司副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浙江僉
事清軍山東叅議賫表入京頓家屬於濟南俄城
陷母妻自殺之裔廬墓三年服闋改名補山西副

使進叅政壬午應詔陳利弊十二月陞右僉都御
史巡撫宣府嚴核將士劾庸懦補虛伍時坐明倫
堂召諸生講學以激發忠義鎮兵譁辱餉司之馮
出卽撫定誅首惡七人尋推晉督秦督不果甲申
歲賊氛漸徧所至皆迎降兵部主事金鉉上疏謂
宣府京師屏蔽請亟徹內監掣肘專任之馮忠勇
必足辦也不報二月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巡撫
蔡懋德衛景瑗總兵周遇吉兵備朱家仕皆死之
人心大震之馮率文武紳士設明太祖位於城樓
慟哭誓以死守諭軍民毋聽賊誘終淫掠汝前降

者可鑿也督標兵禦賊砲矢相加兩晝夜內監杜
勲總兵王承蔭開南門迎賊入之馮轉砲內擊賊
已大至左右擁之行叱曰離此一步非死所遂易
公服登北城樓縊死諸生姚師中者篤學知大節
儀範修整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事者獨朱
中丞耳吾當從其後至是亦死之馮豫具遺疏
勸亟收人心培節義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
拔廉官又作書與金鉉別且戒子弟當讀經世書
呂新吾呻吟語不可不讀疏上二日而都城陷之
馮天性篤摯深心世務母死以正月二日自是每

元旦後守母位哭涕啜粥飲水過十五日益痛母
露骸半月方葬也妻馮氏死不復娶爲監司所至
絕饋遺捕姦猾滌冤滯修城墩練卒伍薦者謂其
作用本涵養忠孝出性成是也自言弱冠得羅近
溪集始發憤爲聖人之學叅之河東姚江復閱大
慧語錄皆有省然所見尙虛堅忍磨鍊又二年至
可離非道始廢然而返雜念頓除嘗曰天地人物
祇此生也全體仁也大用禮也金鉉稱之曰勉齋
得六字曰盡人倫體天理可謂力行知要矣然尤
自嫌心粗悠忽廬墓時益知變化氣質之學筆其

躬行自得者為在疚記其言性天多苦思力詣之
語所論兵法時政不盡可行然矻矻勤苦忍嗜欲
任綱常死生以之亦可槩見其志云

金鉉字伯玉號一箴大興人先世居武進郊村永
樂七年以留守前衛軍籍隨至北京十世而至鉉
鉉之祖汝升萬歷壬辰進士由教職歷官南京戶
部郎中祀樂安名宦父顯名萬歷戊午順天舉人
亦以教職歷汀州知府祀鄉賢鉉十八歲舉天啟
丁卯順天第一次年成進士乞教授揚州進國子
監博士工部主事時有詔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

工二部且建署鉉曰是將部堂自處以我曹為之
屬耶吾生平見閣輩輒如干虱萬蚤不可忍寧不
官奈何為之頰上疏極論不報已而署成彝憲將
上檄兩部司官以屬禮見鉉曰言驗矣復疏爭謂
彝憲受勅總理與巡視等耳非堂屬也奈何妄自
尊大以朝廷廸簡之臣子舍自有之堂屬而趨蹌
於刀鋸刑餘之前輕朝廷而辱當世之士此日諂
彼日驕且干交結近侍之條詔謂不必備題沾激
有事自宜禮見其餘不必通謁鉉乃約兩部諸寮
有敢私謁闈者非人也吾且以鞋底撻其面於是

諸司無一至者闔大慙恚乃以試火器不適用坐鉉罪除名是時鉉年二十三直聲震天下一時人望黃道周劉宗周陳龍正等皆願交鉉乃益肆力學問研究六經及宋元明儒折衷其學久益有得歸於切實後學或問宗旨正色曰日用躬行未之有得何宗旨爲家居十餘年薦章屢上弗允鉉孝友雍容天性自樂人皆羨之初鉉鄉試文父不謂善深督過之及舉首父終不許曰爾勿自以爲足也服官以後仍孺子畜之見父執侍立逡巡父不命坐不敢坐父卒甲申二月服闋起兵部主事巡

視皇城時流賊已長驅向闕鉉與朱之馮相期致命俄聞之馮死率弟輩哭之曰今與若哭勉齋復數日若哭我矣賊入都鉉拜辭母囑諸弟奔赴皇城投河死年三十五弟鏡等衛其母避匿母不可投井死鉉妾王氏及弟鏞皆死鏡有學行集鉉詩文語錄年譜共八卷行世鏡嘗見孫之獬獬問鉉死狀瞑目咤曰爾兄何爲死如崇禎者亦爲之死耶聞者掩耳獬魏闖黨也順治十年十月

世祖章皇帝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高珩致祭於鉉
賜諡曰忠潔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先世自祥符遷京師六世至應元萬歷甲午順天舉人仕至沁州黃平知州祀鄉賢名宦應元居官廉子從質貧甚授蒙閭塾自給生可法聰穎異常數歲時短衣無火寒涕交頤然好誦讀受書輒求益數倍常見稍長從師林某爲執蓋行道中惟謹抵客舍侍立移日不敢動受知於督學御史左公光斗一見決其爲擔當名教人戊辰成進士可法爲人軀小貌寢不稱其服語不能出口然有大志好經世方畧初授陝西西安府推官監司爲洪承疇大得軍民心可

法慕之每倣效其所爲治聲起召爲戶部雲南司主事山西司員外郎郎中尙書深器之使掌本科尋陞安池兵備道江西右叅議兼僉事協理剿寇軍務才望益著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徽廉公勤果信賞必罰將士皆用命數與流賊戰賊輒奔避當是時史都堂之兵號稱強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臨陣以身先之矢必死所衣布袍徧書已姓名曰戰歿後易識也丁父憂讀書城外遇者不知其爲貴人或竊聽所誦朗朗多匡濟天下語竟不知其何書也服闋起總督漕運侍郎瀕河豪

戶多竊引水漕易涸可法一切繩以法漕賴以濟
尋進南京兵部尙書時天下岌岌人才盡矣東南
半壁無可倚者亟以叅贊機務昇可法後卒畢命
維揚承疇語人曰彼事事學我我乃不能學彼也
論曰三君子可謂信友矣相期殉國終各捐軀所
謂久要不忘者耶夫士必有志然後終身以之無
志則無事又何踐焉傳曰君子務在遠者大者聲
音笑貌衣食之間欲以相人難矣

張羅彥張羅俊金毓峒傳 本朝張烈

甲申春流寇犯闕所過爭迎降其力戰不屈者惟

寧武關固守不下者惟保定府京城既陷保定猶
死守六日督師大學士李建泰導賊入城乃破士
民死無算其主議殉城者鄉紳光祿寺少卿張羅
彥進士張崧俊御史金毓峒

張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
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擢光祿寺少卿庚辰謫
歸羅彥素剛果有氣槩少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
行間習戎事每家居城守郡中輒推羅彥主之給
事中時敏奉勅保定夜半呼城門不納敏怒劾羅
彥擅司城鑰詔勿問及李自成陷全陝而東紳士

爭爲亂首相與稱仁誦義曰迎真主羅彥聞之不勝憤與兄羅俊計今久無保督新太守未至鎮帥又盡挈其兵以去我鄉紳猶不主其事奈天子何於是約署印同知邵宗元合官紳士民望闕拜誓爲死守計鄉兵僅二千捐私財激以忠義會正定兵反殺巡撫人心愈危羅彥壅兩城門示必死衆始定賊劉宗亮旣下河間欲北向京師聞保定固守遂移向保定適李建泰兵至建泰有二志故以勒餉激散其衆獨以百餘人入城而劉宗亮亦傳東城下使人誘降羅彥曰是必斃其來誘者人始

絕觀望懸重賞購先擊者人爭用砲擊賊賊怒攻城羅彥密遣人突出擊之賊敗益治攻具城下人大詢時都城已陷羅彥氣彌厲賊百道急攻累日夜不能破賊傷衆宗亮自殺其裨將數人期必拔而建泰陰與賊約項上插小白旗爲號遂舉火城西南隅馳殺鄉兵城上亂而賊入時三月二十四日也羅彥見勢不可爲急歸家悉驅婦女宋氏錢氏等入井題官爵姓名於井亭縊死

張羅俊字元美羅彥兄也同生兄弟六人不析產少娶雙瞽女終身不置妾年五十登崇禎癸未進

士家居候選與弟羅彥等倡郡人城守撰城守日記擒誘降賊於東城督鄉兵擊賊者卽羅俊也城旣陷獨出衆中擊賊賊仆羅俊憤甚扼賊之吭而齧其面竟嚼一耳賊乃共前擊殺羅俊

張羅善縣學生羅彥弟同兩兄死羅輔亦羅彥弟崇禎癸未武進士多力善射城陷猶巷戰射賊矢盡提刀下馬砍賊擊殺甚衆賊共圍擊殺之時張氏闔門兄弟婦女同死者二十三人

金毓峒字鶴冲完縣人父萬歷庚辰進士戶部郎中毓峒以萬歷乙卯鄉薦攻苦又二十年崇禎甲

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辛巳召對陳漕運利弊擢御史上疏請寬畿輔征徭言兵事請飭大法按諸將帥觀望嘗試取敗者又因恩詔乞寬復社之獄謂標榜譏評誠處士之大戒而語言文字非聖賢所深求愛惜人才培養士氣誠今所宜加意也頗見采納毓峒當按甘肅因全秦勢急特以按秦命之歷二年乃代方是時總督孫傳廷練兵於秦廷議催戰之檄屢下毓峒疏爭謂秦兵驕悍將跋扈倉卒出戰勝負未可知禍且延秦秦去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傳廷潰賊入關中甲申春李建泰受

命督師以毓峒監軍賊已北向畿輔毓峒同張羅
彥定計守郡城李建泰故毓峒座主至是陰於賊
招毓峒峒叱其使與之絕盡捐家財激厲勇敢率
姪振孫輩死守力竭城陷投三皇廟井死振孫亦
戰死賊索其家僅幼子免

論曰彥俊非守土臣也發憤拒賊不共戴天區區
抱一木於大厦旣傾之後驅全家以殉之此豈有
爲而爲哉忠義勃發誠不可遏也嗟乎悲夫督撫
稽顙而廢臣奮臂有壯士不以守四方而投之草
野其何以使人邦之傾覆有自來矣毓峒監軍莫

由遂志馮城效死幾殆以殄宗與彥俊並稱云

孝子王原傳

本朝李光地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
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嫠婦
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
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
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爲母計策移
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裌屨諸行色所需
物遇他方遠客至則或資以裌屨或雞黍厚款之
不受直問所欲曰吾父姓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

矣倘所寄寓若道塗邂逅者客幸爲兒跡訪相告
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旣娶婦乃復辭母覓
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昨耳
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
無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母
毋以兒爲念遂遍走尋覓足迹幾半天下日乞食
克腹跣步重趼至於見骨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
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
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根食之味苦以
細肉爲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

孺子頓憊若此何爲者原以情懇且語之夢老父
曰吾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
和之附子贈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
去而返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刹皆遍已
而至輝縣帶山者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豈
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
知其爲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
何貫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盍出與敘鄉
井乎相問姓名則卽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
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則一念之孝

爲宜捷於枹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歿存之問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父猶未肯卽歸曰吾棄家絕意久矣無顏復返原牽衣哭不止寺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爲之嗟嘆至於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絕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頓

百身殉之此天常之厚義合古人非習於名教勉強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後其弟成家辭妻子單身尋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爲何人所記異日當檢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哉

宋登春傳

徐學謨

鷺池生者姓宋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顛髮卽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之天鷺池更號鷺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

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以亡貲省家益貧然
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人書
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奇節未嘗不
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彊馳騎間
出其餘智爲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通繪
事沉酣落魄里中目爲狂生年三十會一歲間妻
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
至博陵有故所善客餼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白
得竟謝去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

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間聲籍甚生唾其
詩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丐活
耶居京師月餘無所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
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
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者三年頗窺作
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賦於五言尤工又去而浮淮
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
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
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
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

齋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母窘我試繪
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
日擔粟詣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
樓樓依阻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
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
中人疑爲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逆旅人以
生衣垢敝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
逆旅人以試生生與之詩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
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
逆旅人逆旅人愈慙感生復白衣其垢敝者長揖

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峩眉山遡巫巴
下荆郢將達於潯陽返於黃迂雲夢而北走大梁
偶憇鈞州酒肆而鈞州有黨中丞者得其所題酒
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
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書曝之衢
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遂主唐氏
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生乃轉江陵
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
生數年前常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
詩名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

詩經卷之五
卷之五
古
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鵞池之石田歲獲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聞生高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守至再始見明日生戴紫籜冠衣阜繒衫報謁踞守上座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顛妄亡知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解中而守之寮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一往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鵞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守胡給我

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守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藁僵偃壁下守咲曰若欲爲龐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守憔悴業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齋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納而行乞於途自江陵繭步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

以守客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若咲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守欲買田舍生於海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借時俗人不復疆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領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廢爲庶人比奏當成而庶人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庶人上客而又爲人倨衆將甘心焉始守所授生室故宗人產貨之直四十金守以生羈旅恐後或攘之爲密署數語於契尾鈐識而歸生至是宗人乘庶人之隙誣其奪而與生訟之

官官覆契尾鈐迹驗白乃以室還給生生久在庶人所絕不與用事者比庶人常召生遊別宮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調笑以悅庶人生端坐竟日夜卽飲至大醉目不流睨庶人益敬憚生每見輒爲斂容生之不及於難以此自庶人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鬻其室以分漑宋鯨而自攜少貲逍遙七澤間最後遊石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爲詩少年張氏某者豪有力而佯以詩爲名高生不少與可少年銜之會他處召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伏奴箠擊幾死尋賂縣官賈某械而出諸境石首

士人避少年亡賴而又懾懼令威莫敢救生比出境而陰行賄疎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人而斥二童子姑去乃自童髮爲頭陀不知其所之萬歷初守復起爲楚行省右丞行部江陵宋鯨方爲人傭作於野識故守跪而陳石首事云徐子曰昔孟襄陽以詩窮顧籍與荊州張長史藍田王右丞游二人嘗薦之於朝卽不用而襄陽之名益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陽者如閒居云平生欵段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日海上云一盃寒食酒東海弔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儷也及考其遊跡幾遍天下囊中亡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窮餓卽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意稍拂竟掉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爲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厄彌甚矣然徒以羈旅故爲少年所乘此韓淮陰他日召而賞之者又何遂憤懣逃世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藜菹褐不厭死而後已者豈斯人之謂與

樊夢斗傳

本朝湯斌

樊夢斗字北一號文成崇禎壬午鄉貢廷試第二人嘗上書闕庭請爲國家効力封疆奉旨報可稱

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小興州人明成祖時奉
詔遷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瑀成化甲辰進士
筮仕浙川令爲刑部曹郎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
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正陽門三日會瑾
敗轉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續生潤皆
長厚有隱德潤生劾才萬歷癸巳恩貢入太學葉
文忠公爲大司成歎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
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
海教諭陞河南府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
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著中

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
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
自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効尺寸力率同
貢十餘人上書將授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
過人平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
三百里襄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
王膺其姪婿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
子翰同寢食學同師兩姊貧無所倚生死周恤不
遺餘力論者以爲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
築城濬河復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憚不敢言者

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
稱爲國碩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
變俯仰唏噓旣力不能爲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
柏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攬蒼壁翠屏玉女龍
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呼
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卽葬我
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邱某水爲隱君樊
某遊釣賦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
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睢
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陞廣東三水縣令

湯子曰余官京師與同門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
輒娓娓談樊氏事世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
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
傳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宏正之間二百年來
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
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節肝
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
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息想
其爲人矣

節孝聞見錄

并序

本朝李鍾儔

紀載之有傳所以褒揚善人之功迹使不沒於後世而又以使後之人觀其行事而嘆興於爲善無貴賤長幼男女一也然而節孝之編於他紀載尤難而所繫亦尤重何也薦紳先生良有司與夫通儒學士達節偉人其姓字旣已顯於人間功業旣已著於當世故傳之爲易惟夫節孝之行或出於幽閨婦女閭巷匹夫名姓未嘗越鄉邑雖有奇偉卓絕之行其姻婭族黨聞而知之者固希矣况於鄉國天下哉是以採摭有所不及則湮沒於無

傳

聞斯其所以難也然而其事存乎家庭之中伉儷之近人人之所可爲非如蓋世及物之勲名借於位而後顯待於權而後行者也是以其迹旣著其書旣具則足使聞而見之者興起感奮而無間於貴賤長幼男女此所繫之所以尤重也以其傳之之難若彼而有功於世教又若此則惡可以接於目入於耳而任其終於湮沒哉余行四方凡聞見所及必約言以志之蓋欲營度爲文則力有不暇給而不忍其終泯也其或已見於他人之文則

難其蔓語而以類入焉積日而多乃各以地
別其部分而不次以時蓋所錄方多而未已
其得之傳聞者時之先後固不可得而次也
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所以感動人之善
心者雖主於事之信而亦恃乎言之文後之
君子或因余所錄卽事而文其言以垂於永
久則尤余之所厚望也夫

智懷行

智懷行者內邱增廣生員也少貧傭以養親同邑
王氏嘉其孝以女妻之嫂歿遺孤生令妻乳之致

已子以分乳死無怨言後生四子皆偉器父病瘟
忍甘泉時久旱澤涸非數里外不可得而生方侍
病不敢遠離拜求於家之舊井清泉迸溢鄰人張
永貧鬻妻生母憐之生爲典衣以贖明末流寇攻
城蜂附城下而生以母兄在外欲出城守陴者嘉
其志書硃票與之生以帕裹票繫腕縋城而下爲
寇所獲令與一生扛釜供水其一生忽落肩破釜
卒怒抽刀刺心死之旋向生生衣厚呵令袒胸受
刺甫脫袖見腕攜有物解帕視之則片紙朱書數
行不能辨執以見帥帥孰視票謂曰汝生員耶曰

然汝尋母與兄耶曰然帥再問再自嚙其指蓋壯
生之志且爲生危也又問城中有兵否曰有糧多
否曰多乃仍以帕裹票還生且授以半矢曰持此
則吾軍無害汝者旣出營行數里得母驚喜仆地
扶入郭復出尋兄則兄方縛樹受射生伏地請代
得并釋頃之賊以城中兵糧多解圍去蓋見生貌
質厚信其語也生旣全其母兄又救一邑之生靈
云生父母歿廬墓三年邑諸生鳴於有司乞免地
一項以示獎勵邑令邵嗣堯傳

劉憲

劉憲者字君式世爲曲梁人邑庠生後輸粟入太
學操行剛直不少有所屬然善治家家益饒重義
喜施好士恤貧如恐不及性至孝未嘗少有違忤
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病革願以身代父
母歿哀毀逾常遂病痿痺及葬負土築墳高二丈
許結菴廬墓側者三年致白兔馴鳩之祥先是孝
子病不能履母將合葬於父墓且有日其夜夢羽
衣道士爲醫之隨愈邑令張侯請於朝詔旌其門
寵以八品文職復其身以終方逢時爲之傳

張進寶

張進寶者南宮東八里王村民也傭於恭憲孫公家遇兵亂隨主人子姪匿城東隱僻地一日寶以事出兵突至有識寶者向之索主人寶不應兵刃亂下寶嚙其指曰死則死耳不知主所在兵以刃裂其口達耳斷其舌刺之洞胸而死邑舉人張從善傳其事

長垣王氏

王氏者長垣板邱里李增妻也增負疾已四年王既歸垢面惡衣凡妝奩之屬悉易之爲藥餌費增疾革五日不食王亦五日不食雖翁姑勸之不少

替侍疾者五年衣笥俱罄獨留紅紵衣一襲於母氏至是歸省乃衣之以還增卒觸首號泣絕不飲食至三日乃衣紅紵覆以素衣縊死於柩前始知前之留紅紵衣者爲此也同時有生員唐詩妻者不知何地人也詩死妻王氏死之教諭岳木俱爲之傳

三烈婦

長垣三烈婦者王允妻王氏生四子元爵卓結元早卒結娶魏氏于歸雅執婦道正德辛未薊賊劉六自東明屠裴子岩死者枕籍時允出賈於外姑

王氏年七十餘魏同兩妯娌徐氏苗氏負姑走結等三人後至大呼曰汝三婦人安能爲乃遞負其母奔河南間道疾走僅得渡魏與兩妯娌且哭且奔匍匐不能前及河日已暮魏度不免乃揮淚顧二妯娌曰天乎吾三人之不濟此命也第恨不得終事吾老姑遂躡身赴河死徐氏苗氏從之俱死於河焉賊稍平結等徬徨河上募善泅者求其屍卒不可得乃招魂而葬傳其事者邑人趙浩也

王節婦馮氏

馮氏者東明長堽里民王鎮妻也年十五適王氏居八年夫亡姑及伯姪相繼淪沒止存六十歲翁及馮氏而已馮氏誓死不嫁其翁以衰老不更娶氏諫翁繼娶陳氏泊三年生二子長顯次惠翁又沒氏勸姑同守困苦不變氏善持家久而漸就豐盈族人有利其資者謀不利於二子氏飲食行步不離人莫得其間二子成立皆爲之娶妻數年間兒女成行氏乃曰吾初心遂矣顯惠及所生七子皆事之如母卒年九十顯惠爲服三年以報云傳者訓導潘尙也

劉烈婦馬氏

馬氏寧晉劉六指妻也十七歲歸劉盡禮於夫劉甚敬之一日因省母道遇屠人子李雄馬四欲犯之不從殺而投尸禾中田主識之與鄉老奔告邑令何廷魁往驗尸畢卽抵劉六指家六指見令猝至倉皇無措又壁上鎌故有割雞血漬令見之疑六指殺妻遂逮六指鞠之鄉老劉陞素剛直抗言辨曰劉六指夫婦和睦願勿冤平民令不信六指不勝刑遂誣服死獄中歲餘二屠者飲酒市中忽躍起狂呼曰殺人賊在此宜速捉市人大驚縛送公庭言其狀令以爲醉語又不信久之何令去官

樞部邑人馮潤華登進士往謁之何於坐談間慘然曰吾爲令時馬氏一事實爲吾終身悔云及後宰寧邑者江右萬某修邑乘諸生孫芝發夢有人自言吾何廷魁也有烈婦宜誌是時何公已宣力巖疆遇難全節視勘馬氏事時相去七十餘年幽冥之中猶悔不能忘何公固君子而馬氏之烈爲何如哉邑人馮桓傳之

王節婦蔡氏

蔡氏者故城諸生王汝礪之妻也歸王生生兩男一女王生且死持其妻與之訣氏悲絕不能言已

而歔歔語生曰君其善持病不可復念思也卽有不諱我何獨生爲生聞妻語意感甚生死氏絕飲食舅姑不能強男女環泣其父往勸之曰而爲夫死何如爲而夫事舅姑養教孤子乎氏曰始夫以男女屬我而我以死許夫夫心知之矣我寧負夫言不忍負夫心終不食死時年三十二歲爲之傳者餘姚譚京也

田烈婦成氏

成氏者安州諸生田之龍妻也明崇禎丙子秋城陷氏卽囑之龍攜兒廣智奉老母去勿顧我須臾

兵至之龍急扶母隨大小他奔氏獨迷失道果爲兵驅同他婦閉一室氏急投繯者三以衆婦救不得死已忽驅以騎行氏又急投水水淺又不得死已復驅以刀促之出氏罵曰我成貢士女田秀才妻死則死此耳斷不肯隨汝曹行一步且罵且手掬泥沙撲兵兵怒羣箭射之氏罵不絕口兵復以刀砍之碎頭顱而死兵退之龍就衣履認之及歛目忽大張烈烈有生氣見者皆驚異大學士孫承宗爲之傳

邢烈婦李氏

李氏者南宮邢鑣妻也年十三歸鑣鑣穎慧幼能文與氏同年生順治己亥六月鑣得暴疾時氏在父所聞變奔歸足甫及門而鑣瞑矣年僅十五氏一慟遂絕左右扶救之踰夜乃蘇自是每號輒絕誓以死相從姑從旁解之曰吾夫婦老矣業失子詎堪更失婦且寧知亡者意不以父母遺汝而汝棄之耶氏曰諾稍就食然形已骨立久之鑣既葬舅察知氏志甚堅難以口舌爭因李翁病遣氏歸寧未幾卽以還邢氏爲言母勉留之未果有乘間以他詞進者輒痛哭詬其人不已積久憤甚遂成疾舅姑不得已迎之歸氏旣至邢舍呼姑至榻前語諄諄不能了疾益篤遂卒年方十有八連嘉允傳之

朱烈婦劉氏

劉氏者流寓劉宗仁女也年十八歸朱孔思爲繼室孔思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曾爲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縣丞僑居於薊時食貧年五十餘矣娶劉氏僅八載而疾作氏初進粥不啖繼進藥不愈再割股以進竟不起氏慟甚引繩不遂遂以刀自剄死伏於夫側時士民觀者如堵當事者奏聞如例

旌之時李之芬爲之傳

張烈婦王氏

王氏者新安張復振妻也年十八歸復振孝事祖母舅姑相夫恭順惟謹夫讀氏手女紅伴夜分雞鳴而起先臧獲操作績紡無暫廢夫有疾氏朝夕供湯藥晝夜焚香祝天願促已壽以益夫每祝泣數行下夫疾篤氏語人曰吾夫似無起色矣無遺孤不如相從地下潛匿練袖中夫病革將屬纊氏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血淚如注猶覓夫巾服伺人著之倏忽匿跡姑驚疑急促人徧索之氏已肩

扉別室自縊急救解之氣猶奄奄復息夫聞之哭無聲淚張口氣絕氏亦溘然逝矣夫婦並襲於床各瞑一目若相顧握一手若相攜觀者驚異邑令胡士棟請旌邑人白瑀傳其事

曹女伊婦雙烈

阜城雙烈者曹端女春桃生員伊汝儼妻倪氏也曹烈女於正德庚午遇流賊變罹刃死伊烈婦於嘉靖辛酉值汝儼卒不食死有司兩奏兩旌表之立祠南郭題曰雙烈及後知縣鞏邦固咨於伊婦舅鈍翁曹女弟曹實庀材鳩工而充擴之仍復其

供役者二家礱石爲文記焉

張貞女

張氏者樂城學博李廷實家婦也實冢子曰鯨聘張氏未娶而天氏赴弔哀毀不欲生父母將偕之歸氏不肯遂止於李門謀自盡者再公姑泣諭之曰鯨死墜厥宗又以鯨故誤他人女鬼其餒矣氏益哀泣誓衰絰稱未亡人代鯨事公姑終其身廷實後舉子名有根入庠李氏系得不斬廷實謂人曰微氏以節孝慰公姑吾之命不可知活吾命而存李氏宗者張之力也直指聞其事於上得旌閭

焉邑人袁佑爲之傳

溫烈女

溫氏者交河泊頭鎮溫欽第三女未字正德六年有流賊至鎮民皆竄去女偕伯母劉氏不及避爲賊驅至西郊楊鶴壽園其魁見女姿色卽持刀欲嚇汗之女乃大罵曰賊奴敢辱我耶賊屢窘之不從會官軍迫追將女擄馬上輒自投於地仍罵賊不置賊猶貪色未已也復擄馬上解帶縛之腰女投地不得以手反掣抉傷賊一目血流不禁賊知終不可得取利七解其十指劈其面及肩碎棄去

一時鄉士人盡駭悼爭傳頌之嘉靖元年詔近年諸被流賊殘殲有志節不屈形蹟彰灼者撫按勸覈俱與旌表有司始建廟祀之通判陳相傳

賈烈女

賈氏者河間明進士賈太初女也壬午之變太初讀禮里門身殉城難女年十三抗節不辱與父同死其事未有傳者弟維英痛念前烈爲立石以紀之馮賞徵傳

張貞女

張氏者南宮進士張庚次女也母馮早世育於祖

母素習內則女誡列女傳諸書祖母奇之許嫁鴻臚楊若柏長子之玉之玉病死訃至氏涕淚沾襟扃戶自縊家人排闥救不死祖母及父苦慰之不聽偃臥不食者累日父再諭之則請詣楊門奔喪父不得已從之時之玉已葬氏衰服至墓所呼搶痛絕者再以手挖墓欲就殉狀時里閭聞其事者環墓外無不悽惋感嘆祖母等百方慰諭曰但求兒生任從兒志氏曰許我易髻歸楊門乎父及祖母舅姑憐而從之氏守制惟日進蔬食再孟僅延喘息及大祥遂絕粒死年十有九李文星傳

張貞女

張氏者廣宗人父奉先母劉氏奉先夫婦雙亡二子長友才方六歲次得春在懷抱零丁無依倚氏頓踊號呼哀徹天地誓不出嫁以撫二子保家業自任勞力焦思日夜紡績數載及二弟長成爲娶妻氏自居一室鍵閉中門二弟出入必咨教戒二婦處中饋敬慎唯諾無敢慢恭勤儉約白首不易卒老於室葬邨東古路之北姪孫張守禮自永和解綬歸省其墓恨當時無旌表故爲之傳云

高節婦傳

本朝湯斌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也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母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值二千取置門外索半值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

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洒掃奉匱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母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始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洒掃盥饋

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怵急小失意卽數罵或奮挺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康烈女傳

本朝郭 琇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糶糴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忠孝節烈事輒徬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尙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訃京已死叩

之卽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母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耶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

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戚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歎歎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圖謳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間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侷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嘗過金陵聞楊生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岸妻某氏皆未嫁爲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

何奇女子之衆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荅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獩也與

辛氏孫氏雙烈

本朝劉捷

辛氏者新安諸生李壤妻也壤爲今比部如潞公第三子于歸後賢淑著聲甫半載壤病脾泄旋患臙毒氏日不一餐夜則叩天願以身代時氏父至都怪其癯氏猶託不服水土以安親心而其實心

續通志 卷之一百五
力交瘁矣敷藥澣垢久而益勤壤溽暑煩躁或過
一爲苛責氏曲意承順不少忤及病益篤氏心知不
治乃言曰婦人能守節固善不如相從地下心更
安耳及壤死氏一慟幾絕再拜請於比部公願以
身殉比部再三勸之不聽則囑氏之叔父陳大義
爲慰解且告以舅言不可違氏唯唯不置一詞明
日詣夫前獻食興復如禮視舍後解佩囊係夫臂
呼搶聲不絕比部喻女奴防護黃昏後竟乘隙投
繯死衆急踪跡救之已不及矣翌日而殮面色如
生

孫氏者容城縣貢生李煥元之繼妻卽辛氏之姨
母也煥元病血增劇氏歸甫閱月許以死殉及煥
元卒吞蓮珠數十粒未絕登床取帕自經死時康
熙庚辰年也是年辛氏始生迨康熙辛丑年辛氏
復殉節次歲康熙壬寅年學使陳世倌以貞媛並
烈上其事於

朝得

旨旌表

本朝

宋永譽傳

魏象樞

公諱永譽字葆祉汗驩其別號也中前明崇禎壬午科鄉試父學韶萬歷壬午科舉人伯學道萬歷庚戌科進士世爲廣平府永年人其事蹟載在家乘者不復贅公家學淵源淹貫博洽性復豪爽不事生業闢精舍於洛水聰明山下寓意詩酒雅有范希文先憂後樂之志人未之知也

本朝定鼎乙酉歲入都謁選授鳳翔府郿縣令受命之日單車就任郿俗素悍且近終南稱盜藪頗難治公蒞任後日夜焦勞感以誠人皆勸凡征輸斷獄課士諸務雖倥偬搶攘中井井有條本年分較

秋闈得士六人極一時之選人望歸焉時賀逆蓄異志久公憂之豫戒城守具躬率邑之慕義有膽識者畫戰守策紳士謂邑無重兵度不能禦公曰臣子之義誓與此土共存亡戰或不克守則無虞也亡何賀逆令賊黨持牌誘降給以重祿公立碎其牌禁銅賊役次夕賊遂薄城下攻五日夜公多方禦之勢不支城陷賊執公不忍殺復溫言勸公降公挺立罵不絕口索縣印不予賊怒手刃公督府孟公喬芳稱其一死盡節忠烈可憫撫軍雷公興稱其爲國盡忠死賢於生會議上其事請

卹典得

旨追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東安尉陶宏才傳

陶自新

公諱宏才字君實越之會稽人也生四歲遭父喪
貧無以斂公母欲雉經公持裾大號母獲救伏父
屍哭越晝夜不勺飲氣絕母抱而慟有間甦宗人
憐其母節子孝啟宗祠召父老謀所以送死全生
者諸父老咸於邑競賻之奉母十餘年以孝稱母
卒公子處草廬哀毀壁立見人讀書輒慚慕曰弘
才力不能爲親竭身不能爲君致有志就傳而乏

脯脩柰何父老素信公至性爲言於戴山劉先生
先生壯之列門下因得涉獵經史曉大義公狀貌
偉傑鐵眉上指目光爍爍如炬性壯烈優藝勇少
時善手搏強者罕與敵受學後抑損若懦夫嘗之
野爲牧奴詈塗人爲不平激公鬪曰陶郎故勇何
在而忍辱至斯公曰吾雖弱奴豈我敵哉顧欲養
吾勇爲國家用耳兩應童子試不售遂北上由三
考出尉東安遇事敢爲令屠公應旂器重之順治
五年秋賊劉東坡勇悍倍常有邪術能作霧盤踞
渾河左右荐食都鄙官軍莫敢近冬十月虐延東

邑民汹汹令時詣會城未還攻城急公掀髯嘆曰
此吾致身時矣厲兵戎服升縣堂鳴鼓集衆誓曰

國恩義當死爾曹亦

天子民將何爲衆皆泣曰公蒞東安適歲侵民饑且死
會大尹卧病公慨然身任狀民疾苦伏撫轅三日
獲請向微我公東民尚有遺子耶生屬公生死隨
公死戰守惟公命公身率軍民二百餘闢西門大
呼驟出奮勇擊賊賊敗斬首數十級公生擒賊將
四人以旋軍民咸鼓舞賊益兵攻城不克乃詭挑

公戰綏甫交遽佯北躡至落代山村西坂忽黑霧彌
天並轡不相見衆潰公知中術策馬突陣當者披
靡以後勁無人遂被執賊慕公藝勇手釋公縛公
喻以大義使歸命賊笑舉酒壽公穢誘百端公瞋
目喊詈背裂血濺賊面奪刀刺賊不中殺侍賊數
人而公身已無完膚矣遂自剄賊憾甚解其肢而
醢剗肺肝生食之懸頭於纛掛腸於竿以示城中
民民皆慟哭聲震地塞門增堞以死誓年十六以
上者爭持瓦石登陴投賊令亦請兵來賊宵遁邑
賴以寧東安之有滿兵駐防實始於此公卒年三

一八苦貧未娶署惟一僕力不能

上聞蒙

卹典士民私祀之歲時布奠鮮不涕零迄今猶歛歛稱
道公忠烈弗衰事詳東安縣志又其時有一少年
聞公被害悼甚操戈馳奔欲復仇會門塞不得出
乃呼號從城上躍下腸迸手捫腹躑躅數武仆地
死後收其屍淚痕塵膩手不去戈亦義士也惜姓
名不傳恐同公湮沒故并誌之

陳澎傳

郝林

孝廉姓陳氏名澎字半千直隸安州人性倜儻負

不羈才少好浮屠說嘗與僧達如往來不數月盡
殫其蘊旣而覺其誤遂謝去不復與通聞容城孫
徵君講學蘇門往從之遊徵君深引重之一時居
門下者皆莫能先值明季之亂盜賊蠡起崇禎十
七年春有賊自山東掠婦女百數十人流入州境
州民驚潰而婦女往往從賊中逃出賊亦多有徑
棄之去者流離相屬於路君悉收養於州城朝陽
觀中給以飲食問其里居姓氏多兖州士夫家及
事定悉遣人送歸其里又遍收途次棄兒令家人
飼養之全活者甚衆避地完縣高士趙受繩稔其

貧以金餽之君謝不受曰辱君誼良厚然於義無所處非敢安也時際喪亂有人攜金二十鎰倉皇置君寓中以去君爲緘藏之逾年事平訪其人與之取視其故所封識猶完好如初友人張聚五嘗假舍於君及君他出輒私鬻之而取其直君知之不問曰朋友之誼固然此淺淺者何較焉遊大名有州人史姓者以事繫於官君察其無辜爲一言于太守因得解史謝去後一日攜其女至欲以爲君媵妾而逡巡未敢言微語以逆君意君正色曰吾所以急汝難者以汝負深怨而力不能自達故

不惜援手以拯汝豈其有利之之心耶且使心於利則亦無恤於汝矣因一言之德利其子女以爲報汝其以我爲何如人疾驅之去順治庚子舉順天鄉試刻苦力行年旣耄而學不倦於宋元以來諸儒先書靡不淹貫而陽明傳習錄及鹿忠節公尋樂大旨等篇則尤其所得力焉年七十五以疾卒於家子鶴齡博學志行能世其業

陳鶴齡傳

王安國

先生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泚侗儻好義負海內重望從容城孫徵君遊先生少

承庭訓以故有得於濂洛之緒好讀河津姚江二
子書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等編而以身體認之
父沒家業中落故舊有某某者巧奪其產先生恬
然予之弗與校事母以至孝聞啜菽飲水外內無
間言康熙甲子舉於鄉高陽相國李文勤公夙重
先生之爲人至是延至京師館於其家先生念母
篤老輒謝歸設教家塾從遊者數十人每秋冬篝
燈夜讀聲滿里巷母歿選授正定縣教諭效胡文
定公法舉行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
習射以文藝進者先生反覆指畫愀愀無倦色每

咸悅服依歸之郡屬三十二城爭聞風請益焉正
定學宮舊相完歷歲爲風雨所摧傾圮殆盡先生
蒿目憂之毅然謀修葺鳩工之始醵金無幾而先
生獨以力任邑人重先生之義群輸資以助踰年
落成勒石以紀其事滹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村
堡水災有密授意謂宜以不成災報者先生詣其
地蹙然曰百姓嗷嗷待哺吾目擊情形而諱不以
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蒙賑恤全活者數千家又
太守命督隆平寧晉諸邑民蝗時捕蝗令急所在
騷擾先生旬日歸太守問狀先生曰蝗不食苗苗

已盡民不畏蝗官卽蝗也太守迂其言然終以此
重之旣遷順天府武學教授掌義學事其訓迪一
如正定雍正四年以疾卒於官先生表裏粹然踐
履篤實素精制舉業六試於禮部凡五薦皆不第
而經先生講授者率列庠序及獲掇科名者指不
可勝屈教人務盡其誠而行之以恕聞人片善輒
獎勵不置有不率者以理婉諭之久乃薰之而化
在家在官凡涉人身名事以言語扶持愛護者甚
夥嘗對人曰某生平不道人非樂成人美默默此
心天鑒之矣歿之日遠近之士咸聞而悲之赴葬
者數百人其門人李鈞張誌請於其友李埭方苞
私謚爲懿長先生子三惠榮惠華惠正惠華登上
第惠榮惠正俱成進士

二五二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五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六

碑

北周

周大將軍崔詵神道碑

庾信

公諱詵字某博陵郡安平縣人也昔者華陽之野
 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啓龜文之繇匡周則盟津
 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西游則起家秦相東入則
 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祖辨中軍將軍定
 州刺史父楷鎮北將軍司馬烈侯並厲風霜俱張
 鋒穎邸史疊迹官曹凜然是謂鮑恢都官百城振

懼葛豐握節京師斂手公特稟英靈偏鍾山岳雄
姿俊茂眉目疎朗觀虎於檻齧髮不驚稱象於船
勝衣能對至於拉虎羈熊摧班碎掌亡歸繁弱落
鴈吟猿故得氣蓋關中威申河外解褐領軍府錄
事轉諮議叅軍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函谷
之兵卽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荆公爲
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及南陽失守卷甲奔梁
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愴悽終戀秦聲幸值和
隣言歸舊國投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
邑三百戶宏農克復沙苑揮鋒進爵爲侯增邑并

前一千一百戶信圭則更受司勳穀璧則還輪典
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
守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
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
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改
封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戶賜姓宇文改
名爲訖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
之名思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侍中竇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寬固位渭橋

之流星可識攻木七工既掌邱陵之賦司會六典
乃均邦國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爲盛進爵爲公改
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戶除隴州刺史都督隴
州諸軍事隴坻路遙秦州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
文淵之願歸尋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
事地似伏龍城如飛鳥燉煌實錄宛在胸襟玉門
亭障無勞圖畫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
以入懷柱國齊王今上之介弟龔行薄伐闕罪河
陽以公爲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司旣舉魏
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慚德除使

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
泉伏流周張平泉固安蠻通谷凡十三防禦熊和
中三州黃蘆起谷王晏供超牽羊温狐交河大嶺
避雨木柵等一十戍諸軍崇德防主宜陽上地更
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伏用是連營函谷獵騎
黎陽威振兩河名陵三晉改封平安縣公淮陰一
國韓信之故人戶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
足爲連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
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鄜延丹綏恒五州諸
軍事敷州刺史諡曰莊公禮也卽以某年二月二

十四日葬於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
司馬有賜綬之恩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葬之禮
嗚呼哀哉世子儀同衍生事以禮死葬以禮愛親
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備
焉况復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邱陵標榜須勒
黃金之碑乃爲銘曰

華陽之神厲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日浴漢
池山浮海浦甫穆霸國營邱樂土蔭斯宗邑承此
壤土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節目鎮北鋒芒商
飈獵草電火驅霜公之輪奐繼體貞幹儀表邱墟

風神墻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贊不廢橫琴無妨歆
案旣班三事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長城
馬窟廣武兵欄軍吏無犯營民不寒乃用六謀乃
論三策城壘向背星辰主客劍起沉犀弓開伏石
楚后讓盟秦君還璧百齡危顛千仞摧藏諸侯地
裂邊將星亡輕車騎士元甲黃腸社如齊地廟似
桐鄉銘功贊德碑闕相望

唐

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

李大亮

六義垂訓有國風之詞焉十翼發揮有震雷之體

焉雷也者一同法雷而分地風也者萬井宣風以
代天周列子男之班漢疏令長之任銅墨彰其美
製龜蛇寵其旒旂中都之男女異途溟壇之風雨
不作魯仲康之仁恕作踐三台常伯魏之清貞終
居九列雕瓊鏘琬謂之不忘翼子謀孫謂之不朽
傳芳播美其在茲焉公諱璠字伯玉其先瑯琊人
也系文武之遙源紹靈仙之慶緒導揚前烈垂裕
後昆秦則三將登壇漢則五侯通軌迺哲踵武論
道槐庭邦淑國華慶興椒掖奕葉不泯非共筮奠
室家君王無虧礪岳曾祖岌隋任北海郡長史德

表題輿材稱展驥襲海沂之謙讓爲慶源之重望
祖德皇朝義陽郡義陽縣令麗水生金崑峯產玉
撫桐鄉之耆老先問百年靜蒲邑之階宇一聞三
善父知皇朝潁川郡襄城縣令上柱國桂林一枝
鳳毛五色龍泉出匣彩發珠星鵲繞臨臺精舍滿
月擅子游之文學政洽絃歌伏門豹之英雄人懷
畏愛公稟粹辰象降靈海嶽歲方童卯子將爲其
題目未及志學士季識其非凡天與聰明帝資穎
悟班孟堅之文彩黃叔度之波瀾精微之書殆將
三絕溫柔之旨蔽在一言儕輩挹其多能敏悟嘉

其才對洞張華之博識昇晁錯之甲科以國子監
太學明經擢第輝揚授上黨郡長子縣主簿又任
北京樂平縣主簿長子望邑樂平帝畿黃綬班雄
朱絲抗直秩滿授此縣今河東士女不忘遺恩灑
北編蛇首欣來晚此土分晉餘境全趙名都覆金
前通登僧後鎮風煙臨代斜望寶符郊壤連邢傍
臨玉井冀州既載陶唐帝都士庶殷繁桑麻條暢
公下車邑宰視俗施教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
明察則俗無幽枉正誼則吏不忍欺聲調子賤之
琴塵覆史雲之旣妾不衣帛有類季孫父對霜縑

雅同胡質或讓魚留犢辭玉謝金不之過也公之
清潔也如此建初啓運先皇陵寢聖上虔恭之所
羣下肅雝之地崇奉瑩域發自宸衷裒建美名實
由天旨改象城而爲昭慶貴先祖而創嘉聲郡之
與縣俱同十望國資孝理寄在循良妙簡帝心授
公此令至若公卿巡謁夙夜祇共物有備而無虧
俗惟勤而不覺公之幹蠱也如此欲求忠臣出於
孝子公仁慈惻隱累代同居幼子童孫家無異爨
每志攝享竭力禋誠陵側居人數餘千戶或旁羅
英傑或招復逃遷晉茂陵陽陵之儔三從七遷之

邑並加撫育有同赤子公之異化也如此鷓鴣春
轉勗之曰耕桑鴻雁秋飛敦之以收穫田夫執耒
蠶妾承筐鳳粟徧於郊原鷓綺盈於楮柚遂得水
絲委篋露積如山婦子饁而無辭田畯悅而相賀
勵朽勉惰載酒勞動公之勸農也如此縲索繩犯
降綏誌偷伺繩而執克徒焚獮而擒賊黨境絕探
丸之客途逢守劔之夫不假埋梧無煩候稻豺狼
自屏鈎鉅無施已除梁上之奸詎用史瞞之棒公
之明畧也如此孝弟者人之本慈愛者化之先道
協五常倫分十等蟹筐蠶績蟬冠范綏旣革知人

之非方識宰君之化人同李郭俗齊曾閔境無鹿
犯塊有鳥啣感應通誠公之孝理也如此地邇幽
燕境連趙魏土多剽悍人尚橐鞬自戎馬在郊鳴
鼙接響騎射馳逐罕習詩書公撫教以仁崇文備
武斌斌雜半君子道存開設學校檢閱庠塾人如
顏閔俗同鄒魯公之興學也如此大君有命中使
巡風激濁揚清旁求俊彥昭慶闔境以公清平感
恩申狀使司覽奏尋以名聞總衆美而爲最擇其
義而臨之撫字纔周芳聲滿歲昔甘棠勿剪歎羨
詩人伐枳興謠見稱輿頌緇黃道路率有雅詞兒

齒台背願旌其善四子講德尚著篇章百姓預謀
宜刊厥績若不他山採石異邑求文請鐫無媿之
詞用紀非常之德大亮精非吐鳳思盡懷蛟過談
見推辭不獲免其詞曰偉哉聖賢生德自天山澤
通氣孕育雲僊凝禎沙禁稟粹沂川英俊之地黻
冕相連王孫公子令聞不已西北玉璽東南箭美
傳家蘭桂司徒繼軌松竹堅貞霜霰難毀挺生良
佐望重州端恤人以惠濟猛以寬化消蜂蠆俗比
鷓鸞不異邦國齊昨共歡資父事君以配祖考忠
爲令德不貪爲寶義陽襄域異邑同道上之化物

猶風靡草仕爲時須天工人代下車作宰吏懷畏
愛簡肅高潔庶昨仰賴正直清平百工之最虔奉
陵廟惟精惟一公仰巡謁以競以栗良宰攝享神
歆元吉明德惟馨芳猷秩秩務嗇勸分不愆樵蓁
兆人勤藝爲邦之本禁令嚴刻鮮不爲則雖賞不
竊罕用繆綬刑賞無差教化之柄寧僭不濫用恤
人命我有箴規孝弟恭敬君子萬年室家相慶下
之從政猶泥在鈞不敢暴虐不敢違仁道兮不遠
德兮有鄰吾君敷化可書諸紳

宋文貞公神道碑

顏真卿

於戲逆鱗廟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同人臣之致
極况乎文章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
含九德而三光式敘超衆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
宋公乎公諱璟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長子
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
門侍郎其事績崇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
曹曾祖宏峻大理丞祖務本櫟陽令父元撫衛州
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尚書皆實浮於名而
位不克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
屬文一遍誦鵬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

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咽
之遂乘而直上倏忽警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
思日深襟靈益爽年十六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
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登進士高第補上
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
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
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
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
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跪奏云家本山東願爲國
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旣而召還

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
闕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日遷殿中侍御史
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器而黜之博者惶恐
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
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
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
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脇
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倉
惶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
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

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
慨左右震悚遂俱詣臺廷立責二豎股栗氣索不
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
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
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間後滿朝士慰公二豎又
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
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酬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
罪事缺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
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
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就公正色謂

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
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及兼檢校并州大都督
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
公住顧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屢
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
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入
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元宗之
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

缺步擔山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
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
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
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
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
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
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
黃州都督充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
許便宜從事缺文前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
車無敢不蕲彼之風俗僭趨苟簡茆茨竹櫨比屋

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甃
千甍齊翼萬堵皆興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說爲碑
頌無何使中使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
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素昔貴倖言辨于帝帝
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兼修
國史明年同平章事又明年駕幸洛陽至于崤谷
道隘不治欲免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領使中丞王
恪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
弊遂命公捨之公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
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

遂嘉而從之元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
旣而又令公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
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
之道王化所宜元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
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勲上柱國狂豎據梁
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
錄李如辟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以
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卽
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克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
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相之材獨運

音車通志
卷之二十一
三
廟堂之上鏡機朗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
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流
汗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
以公爲西京留守極言得失無有所隱元宗感悅
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
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
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尚書王峻莫逆之
友晚而彌篤凡所詎諧人輒疏取端午日蒙賜鍾
乳命鑿歸鍊或以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
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乎聞者慚退

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
全祿賜緡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
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
左元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
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
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
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元宗震悼追贈太尉諡
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
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
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

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俾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九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惠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謀或哲或又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

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蠢廸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合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於造次則何以至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明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

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
狀畧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天命元鳥降而生
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章吏部
黃門紛紜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德生丞相祚
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
嶷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
文夢鳥發祥通夕寃易冲齡擅塲勝冠結綬歷政
洋洋乃尉合宮二軺琅琅賦嗤梅豔篇美松長蘇
公嗟稱才華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辰
聚列繡裳蓬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

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
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自激昂義形於色精
貫穹蒼唐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勞讓事軼屠羊
二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
闥時維夕郎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
干常訶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於襄乃
作家宰訐謀廟堂俄兼相公亟縮銀黃元宗登儲
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誣詆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
殃聿臨楚邦薦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
烈烈尹京趨趨旋臨建德歛蒞南荒俚師咸蕪茅

榕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棠中使來召拜命卽裝
路無交語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
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泚泚乃拜儀同允釐
保障河東閱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闕克渠旣臧命
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右揆洋洋每謔王君
豈弟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縑
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旣
罷賈春仍絕糧乃贈太尉飾終禮滂反葬沙河羽
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
令人追慕攀泣嗚嗚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楸宰
靡忘豐碑碣豎萬古茲相

北嶽碑銘

鄭子春

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撰
夫清明著象廣大成形聖人則之作紀資始列於
五嶽視以三公率由典常靡不柴燎維厥恒岫實
爲首稱故知碣石太行萬里延袤闕聳河澣盤薄
海隅畢昴降其精涑易疎其浸設險以分中外通
氣以出雲雷非陰陽不測之神其孰能與於此也
爾其峰嶸星聯草樹煙鬱靈仙表其窟宅珍怪產
其高深感通應見必契誠德藏滯者知將亡之兆

制勝者效率然之奇龍蛇羽毛安可詳悉幽贊設
教神道有憑登臨極目如抵諸掌其陰則常嶮廣
武林胡樓煩其陽則燕趙殷衛面河沂雒自冀州
旣載惟彼陶唐提封庶品波委霧合財力豪贍貨
殖繁滋遺風祠宇歸然無易敬神綏福不孤德鄰
歆類誕靈安可勝紀定人禦侮陳迹昭然易知簡
能可大可久且收藏曰義生長曰仁仁義所攝祈
禱如市有年登稔穰穰滿家和平是恃不生災害
我唐列聖重光再造區宇邦本胥悅俊乂用彰天
功所代無非淑哲惟良共此枝賢責成彼美循吏

其猶踵武自昇中檢玉再展岱宗方岳省巡躬行
未給今之故事牧守是遵敬遠之規載在王府使
持節刺史段公字崇簡學古入官政貴清靜人荷
其惠吏懾其威博考前聞肅祇明祀每躬行莫享
愷悌不忘神之所勞必在君子夫象設靈宇睟容
凝湛未施敬而自敬不有威而自威而簷廡階闥
尚多湫隘未增閑敞折衷有虧長松靡栢逕隧猶
褊公乃審面勢規曲直延觀宇劃垣墉高閤閔通
巷術周覽彌望列樹豐碑容衛森羅藻繪彪駁納
日月於扃牖駐雲物於軒檻光色焜煌爛如貝錦

不費財力而忽贍不徵力役而自成求諸志誠不
亦冥助先是冀方遐邇溥獲元吉初求厚報其徒
實繁如山如流委輸斯積物無遺乏人不勤勞易
於從事百姓無擾商農工賈孚信不遺休徵允集
是依是賴自邊寇逆命多歷歲年推存固亡天心
獨韶迺命大使輔國大將軍左羽林衛大將軍幽
府長史兼御史大夫經畧軍支度營田節度副大
使兼知河北道採訪使南陽郡開國公張守珪分
闡董戎假節專制抗稜運策克渠喪元屈人不戰
種落夷謐初有高陽人田登封於此祈福神君降

形而謂之曰吾方助順取彼殘孽殄殲元惡懸諸
藁街果如其期止暴寧亂兵不血刃野不暴骸迺
聖迺神幽贊斯在雖霍山之佑無恤新城之見申
生以此寄言曾何等級由是靡詹耆老皤皤然被
黃髮者相率而言曰某等上從祖德下及孫謀百
有餘年沐浴皇化鼓腹擊壤賡歌太平今屬牧守
仁明正身率下我有枳棘岑公不伐而自除昔無
襦袴廉叔聿來而稱足別駕符子珪長史高元奉
司馬李瓊等咸輔導忠益克表緹紬詢謀公道實
毘方岳况乎廣運不測幽明協和謀無遺策人不

勞止刊石紀事不亦宜乎子春才愧色絲學非博
 物課虛杼柚敢讓當仁詞曰巍巍巨鎮幽都是託
 上接蒼旻傍分寥廓併吞冀野枕倚沙漠華夷險
 界隔閼斯作其一凡所敬遠必惟鬼神式昭祀典
 大庇烝人苛慝無作政教日新不孤其德必有其
 鄰其二水火金木配神作主允茲嶽靈實司朔土
 東生南長西成北聚膚庫閑藏爰及坻庾其三五
 載肆觀今古有殊豐約異軌禮物分區明德無替
 潔粢不渝神理昭晰感應冥符其四升中告禋名
 山有五禮亦宜從何必循古率先代宗望秩周普

精一無差允膺福祐

其五

隨時珍薦必俟王言或

降卿士或命司存執禮必備恭惟駿奔式禋明德

荷答乾坤

其六

我皇立極阜俗寧亂賢才是以凶

族咸竄蕞爾林胡假息離叛殲魁撫脇人神協贊

其七

疇咨牧守實獲我公既敷惠渥亦扇仁風有

葺斯廟陋彼前功隘狹增廣宏廓旁通

其八

庭廡

遂敞容衛彌飾繪事後素昭彰歛施工無遺巧人

不勞力垣墉徑隧內方外直

其九

門閤高聳豐碑

列樹相質匪工受卒寧喻小子何讓敢忘景慕紀

功書實恢我王度

其十

北嶽恒山碑銘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於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
家者嚴禋於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
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
鎮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
乃跼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
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
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褰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
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維元神之都府豈
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

下之襟帶嗟峨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
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
氤氳馨馨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
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泊乎中
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
昌期以之交泰粵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
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
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荅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粵
若我唐正百王頽教龔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
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

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顛顛
衆心僣於此而今獫狁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
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
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輅纁旂
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
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
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
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
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斂
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

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
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
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
命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
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於嶽之
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幹幽蔚陰翳俯仰
瞻對精魄肅慕慄然何爲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
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
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五宿熒煌風政
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

陰化成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今天平地
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
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兮風雨
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協和
至道默兮勤敷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嶷

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書甫
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
詔曰田宏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宏正先祖父厥心
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

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
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
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
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使聲於其廟
以假魯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
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
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宏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

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
父人吏不附迎宏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宏正籍其
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
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
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
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繼
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
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
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

侯其德可倚叫噪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
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壘籍戶來復邛經帝
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
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燾以長魏
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
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
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陞見於著龜祖考咸喜
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
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柳宗元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
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
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已
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償廬江何蕃等
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闥籲天願乞復
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
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
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
面柔輒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
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

飾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酣腆酒斥逐郊遂違親
三歲罷還鄉里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
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
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
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
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
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北平隱
於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凝懿醇道德仁明孝愛
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
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於

留車近六
卷之一百一
周行爲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
辭曰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篋基仁德
允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
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
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遺作則動言是倣匪公
之軌人用奚蹈粗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
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楚廢弛尊嚴而威
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旣肥榮加袞衣公棄不
用懲咎內訟旣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
孰尊今公於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聞

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於南
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
極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
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
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誠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
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
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
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

於四方姊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
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
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
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
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
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於
江獄吏嘯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
上書廼除肉刑彼四女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
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遂推而布之
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

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
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朔
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
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脩建梁國公祠堂碑銘

馮宿

后不可以獨臨必誕生岳靈扶旣傾繫將絕茲梁
國狄公是以興於天授之朝蘊沉謀奮奇節也物
不可以終否必繼挺邦傑欽往績懋來功茲沂國
田公是以挺乎河朔之郊荆新祠脩舊典也初梁
公出牧於魏實宜斯人罔遂乞留則深遺愛闔境

同立生祠奉其神祈恩徼福亦若有答洎變起幽陵毒痛中邦腥穢遺淤漸漬畔俗六十年於茲矣戰血滿野忠魂歸天階尺之容隱燐猶在迄我壬辰歲賴我皇恢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不來服維沂公保和一方之有衆舉茲列城來牧多方歸職貢而奉官司尊漢儀而秉周禮鳳鳴而鳧音革蘭芳而棘刺死醴湧而溢泉竭慶飛而濁祲消四郊廓清萬方丕變然後辨正封疆咨謀耆老得是舊址作爲新祠鳩材僦功庀事須役上下有度東西惟序披圖以立儀像據品以昭命數不僭不

偏經之營之越十月五日厥功成沂國公於是乎請護軍迨賓僚將校武貔之羣選吉而致饗焉先一日執事設次於門西設柔毛鞠音脆肥鮮藁之具以候詰朝公至則改服於次率護軍等升拜將校以下序拜於堂下公親酌以奠揚鱣而言曰昔者皇風中微陰沴勃興六宮弄其神器萬乘遜於房陵生人之耳目盡迴元老之肺肝彌固蹈履虎尾奪鯨口薙除蔓草扶本枝元良克任萬國以貞秘策授五王起包復夏之大業於心術貽安劉之永圖於身後再造唐室時維梁公顧不腆之是羞

獲守茲土實郡帥與三軍之衆逮封內之黎老勤
請於天王重躡斯人而鑑厥誠未及浹旬而璽書
金印命服瑞節一日駢至且又頒非常之清問下
莫大之洪澤馬逐逐車闐闐野接跡空駕肩彼感
心與喜氣同羽九天而達九泉今所以靡遑寧居
思有上報竊慕神之志義景神之忠功薦神於此
堂告神以微懇至於脩廢繼絕興仁樹善乃守臣
之職烏敢爲名由是六州之人士知狄公之崇德
可享田公之斯言可復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乃作銘曰奕奕新祠於魏之疆巖巖梁公鎮此

一方其惠伊何其人則亡憶昔通天契丹猖狂衝
陷連城勢莫與亢山東驛騷駘藉跳梁顧是都會
孰能保障天后召公飛傳靡遑至自彭澤屹爲金
湯以逸待勞以柔能剛緩賦寬役勸農植桑外示
無虞內爲之防敵則引歸歲獲大穰人荷公來踴
躍歡康人惜公遷泣涕彷徨援刀割膚守闕上章
終然莫克詎可彌忘衆心成城經始斯堂立公儀
形薦此馨香于以視之萬壽無疆於以歌之久久
垂芳追惟我公實邦之良嶷岐有聞金玉之相學
以時習闇然日章文武是經謨謀久臧洲壘知正

函鼎難量碩大博厚靖和端莊代使絕域義聲孔
揚居憂致感有鳥呈祥毗於大理決獄平當西門
抗巫汲直開倉蜀守興學晉臣撫牀公兼有之蹇
蹇在旁富威中權論道上庠慰薦幽隱懷來暴強
天授以還燎火無光藹藹本枝困於新斨下室人
願上廻天綱拜爵圖封非劉亦王后實當辰帝遷
於房時惟狄公致身巖廊進持正色中激剛腸夢
侈邪謀將易儲皇公陳不可校短推長血瀝太惜
心祈彼蒼長戈到日勁草橫霜一柱嶷然四維重
張帝拜元老春歸少陽潛安爪牙密布橫梁七日

寐寤五賢興唐道有三仁功茂一匡始終無媿中
外所望維此魏邦實維樂鄉燕寇之後終爲戰場
何人不鰥靡室不喪祠宇煨燼階除虛荒故老懷
恩遺疇慨慷猶依封畛時奠壺觴否道旣傾聖歷
會昌元和御宸天子垂裳九土八方海雲梯航禮
備樂陳執贄奉璋思我懷人寘彼周行是生沂公
忠順激昂劔久埋獄錐能處囊道言愔愔武烈沈
沈公尚管蕭化臻龔黃掃除零落吊恤災傷尾斷
蜂蠆苗鋤莠稂萬夫歸誠有死無將天子嘉之需
澤灑灑龍節虎旗玉佩金璫班其慶賜施及潛翔

沂公滋恭扶服兢惶愧負山嶽誓酬毫芒及建新
祠媿彼甘棠亢其厦屋繚以周墻吉蠲庶羞容衛
兩相仰止何遠中心是藏地迴沙麓河抱衡漳刻
勒豐碑揭乎中央

幽州紀聖功碑銘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尚書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
脩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勲之請二者君子躉之豈
不以諸侯有四方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
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
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

宰臣採其元功傳於傳史臣德裕敢臆言曰夫兵
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
爲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
然書有猶夏之戒傳有脩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
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
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
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
和慮必鈎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
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寇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
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帥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

漢高之大畧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
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
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
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
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禮閱戰器書
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儒塞淵流落不偶光景未耀
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將軍遙推赤心築壇而
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
隔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
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或曰獯

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
載之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曾帥吐迷度率衆款
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
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鵬
之士親扈戎旌亦由羗髮率師以翼周北貂梟騎
以助漢旣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
繒二萬疋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
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綦布棟宇輪奐衣冠縞
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
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蠲蠹上國百有餘

年旣而桀驚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
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戛斯者因利乘便遂焚龍
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熒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
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瀰漫陰山
睥睨高闕元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
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糲救其饑人或邀我甲兵
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
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郡曰
赤心宰相那頡噉特勤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
盛初與名王盟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濫

圖厲階爲盟沒斯所招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
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
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
尋以徵役不供爲寇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
陵伏精甲於松楸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
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
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雋乃命介弟仲至與
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
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
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

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敵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驚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懾讐者弗取陸梁者皆降至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衆服聽悉數係纍谷靜山空靡有孑遺橐駝馱馱風澤而散旃墻剝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寇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瞳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周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

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氏羗之衆陳湯檻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慝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爲東面招撫廻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爲漢謀自廻鶻嘯聚靡不鳴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廻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聲誅於鄯善未足儔也廻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毆餘孽公逗

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衄而退挫銳
解紛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
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寄
託遠遁流離饑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脇諸戎造
謀籍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賫深入漢將取而未期
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
縻不媮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
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仗將帥爲爪牙視山戎
爲鼠羸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召虎
之勲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光我中

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
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裒以
日逐歸德稱爲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
孰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懼乘其蹙困臨以兵鋒刈
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
巍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
來寇滅之徵北颶掃氛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
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
不畏天猶爲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

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郅支媢辭狼顧朔野伏莽見
羸鴈門之北羗戎雜處澌澌羣羊茫茫大鹵縱其
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
檄徵兵謀如泉默斷乃雷聲沉機變化動若神明
沙漠之北寇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
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于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
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師之勤威
畧火烈敵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
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宏遠
畧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微橐弓萬里

昆吾九譯而通蠻荒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
石垂鴻

贊皇李公德政之碑

賈 餗

皇帝卽位四年滄寇既平河朔無事方偃戢兵刃
與人休息惟東郡地臨討伐之境歲積水旱之後
罷勞之師始旋於奔命殘耗之疇久困於煩役物
力殫竭資用凶荒牧養之寄於是爲急乃詔兵部
侍郎贊皇公李德裕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出鎮茲土時公由浙右連帥以治行第一徵復
南宮既至未浹月乃膺是選擇於是日對越明命

音車通元 卷之一 下 三
抗旆遄征若決江漢以起焦涸至則究宣詔旨躬
問痛疾俾人識皇澤吏識朝典軍識法制俗知教
化推心於萬人之腹下令於流水之源息則張而
振之弊則掃而更之下車三日而新政興涉旬而
舊俗革周月而風偃三郡逾時而澤流四境期年
而人和歲穰厥績大成屬蜀人新被蠻寇流散未
復詔選天下諸侯威可訓齊而惠可生殖者公又
遷秩兵部尚書往鎮撫焉以遺愛之地所以揚豐
碑而表異政也古今紀嘉績詠去思者多矣大抵
久於其位方顯其迹舜典三載考績仲尼亦曰三

年有成子產相鄭三年而國人始信次公居潁川
前後八年而曰郡中逾治未有起積困之俗施難
行之化勞來安集生聚教訓未至朞歲而闡耀不
業流光其聲若是之速也公廉明剛健精力過人
博以文雅濟以經術發強開敏貫達吏事办下無
肯綮穀中無遁逃其治軍也法令嚴而賞罰信閱
實其籍脩利其器征徭之勲守備之勞有一可追
罔不甄寵除去姑息之弊剗革因循之政戶庭無
紀綱之僕營壘盡腹心之師嘗稱記曰軍旅有禮
則武功成故先之以禮誼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故勤之以教習至夫爍金割革之程制耳目
聲氣之容飾日省月試莫匪躬親於是師徒感悅
人百其武而政成乎戎旅矣其馭下也正其身以
爲表懸其令而莫犯守以畫一提以憲章故百吏
聳視郡職脩舉廣漢之推功善而吏人稱之不容
口翁歸以一警百而吏人皆改行自新與善懲違
咸得其術而政行乎州邑矣其養人也拔其害本
浚其利源安之而後勸功業之而後興教苛役重
賦人之所用明令以蠲之樹藝蓄牧生之所急躬
勸以課之於是萬井千閭感勵恩隱若人人皆自

其耳而道之也郡有渚田千頃蓋上腴也先是種
畝之入盡主兼并之家至則均其耕墾首及貧弱
俾共其利而一其征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
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故流逋四歸播殖滿野化
歎息愁恨爲樂和之聲而政治乎甿庶矣其訓俗
也舉先孝悌養先悖獨敬教勸學驅而之善俾千
櫓之鄉剛悍之俗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
相愛仁聲感物順氣成象年穀大稔人無札瘥畎
畝之中至有親旅致憂相報以養者比德旌顯陶
然一境日飲其和而政達乎教化矣其理財也愛

人以生之節用以阜之無名非法之費飾奢崇侈之給踵弊或久一皆去之行之暮年力乃滋殖百姓與足千箱既盈通商而百貨不匱訓工而五材咸理繇是軍有餘用吏有常祿而政施乎物力矣其約已也躬儉行簡居無玩好公之詣部與家偕路人非見其旌幢雖告以掾吏之家不信也及郡凡昔之仰給於官不應法令者悉還之吏人皆驚而相告曰而今而後吾知官之與法矣吾儕其敢貪冒以愧吾賢帥邪至若均祿廩以贍軍費節宴游以寬日力忠愛之私視官猶家而政先乎簡約

矣政事本諸身行乎吏人成乎師旅給乎毗庶美於風俗阜於財用六者治之大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其他可得矣乃戎軒西去將校官吏三州耆耄感公之惠訓懷公之明德道路號嘆若無所歸愈獲寇恂之借益深召伯之愛旣而大將鞏仲良范湊別駕衛炫一十六人泣瀝丹誠伏述功美願刻金石垂諸無窮監軍使田內侍金操今節度使段尚書焜繼以事聞恩詔嘉許俾萬方將帥聆音聳勸實朝廷之重典公趙郡人贊皇其本邑也濬源長發賢達奕代烈祖贊皇文獻公諱栖

筠大歷中爲御史大夫清風峻節振服天下烈考
趙忠公諱吉甫元和初再爲丞相崇功盛業耀動
古今公承忠勲之積慶負封畧以繼起年未弱冠
而濟美之望見推於時釋褐詔授校書郎累至監
察御史元和十五年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時穆
宗皇帝初嗣位對見之日卽賜金紫遷屯田員外
郎考功郎中知制誥其侍從如故又遷中書舍人
專承密命論思叅贊沃膝言隱而行道者蓋多矣
會邦憲任缺帝難其人乃拜御史中丞直已端誠
道無吐茹百職以治朝綱以肅明年以御史大夫

兼統浙西六郡仍總其軍服以鎮靖焉公時年三
十有六就加禮部尚書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詔
書方勉舉漢宣故事以寵休績在金陵凡六載其
仁風惠化磅礴於所部洋溢於歌謠天下聞之久
矣及貳夏官至未發輒復慰滑人後來之思滑人
旣復用滑之治迹以慰蜀人化日宏宣釋澤以大
舉茲而斷可識矣峩峩翠碣永載德政上請斯文
於末學恭承明詔無愧直筆其辭曰天有德星所
臨者福王有良翰以撫藩服維昔茲土歲仍十饑
師役罷勞人困流離衣食所儲蕩無孑遺上帝監

觀俾公來思勞役乃息人望如草侯我生殖煩苛
盡去吏奉條式禁止惰遊阜昌物力歲聿未周乃
無疲人寒者厭襦飢者厭殮野無閑田百穀茂藜
襁負而來闔境如春教化旣興德行具舉政行州
邑禮行師旅人趨法令隣服威武矯矯三軍勇餘
可賈俗換風移日用不知鳴鴉之音魯侯化之國
門之盜隨會逃之成人之頌子臯爲之人有父子
惟公親之人有作業惟公勤之軍政旣成吏理旣
清百室旣盈乃流德聲乃奉詔書俾鎮全蜀人失
召父君去方叔礮壘之眈尚知尸祝今茲功德曷

其自足乃疏成績達於宸聰帝曰俞哉宜爾顯崇
建石通衢追琢嘉庸書詞罔愧播美無窮

邯鄲劉言史碑

皮日休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
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
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
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未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
思入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
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近歲有業是
者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

追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所有歌詩十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後埋滅而不聞與荆棘凡骨溷日休幸存撫實錄之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諡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

宋

重脩北嶽廟碑

王禹偁

臣聞元氣胚胎結爲山嶽幽靈盼饗降爲神祇矧

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於八卦在坎於四時爲冬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帝堯開唐國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恒山却雁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昴畢之星易象流形名叶雷風之兆下幹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祠祝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藁足抵長城之窟影連大漠之墟積厚窮陰出雲見怪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亶是陰隲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上

帝代南趙北我實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止名載
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於公遵周制也列爵爲
王肇唐室也旣奉時祀亦禳天災凡水旱癘疫之
禳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
其來尚矣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
民懷有仁括禹畫於無垠化堯封於比屋文德麗
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威然猶宵旰臨民焦勞
克己師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於是庶政交
脩百神蠲潔卑宮室而崇廟貌菲飲食而厚牲醪
墜典無文我能具舉矧茲陰獄固有徽章亟命有

司維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庀材黃門貴人鳩工
藏事榘枳梓以雲集繩墨斧斤而子來五材實
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乃興廊廡門闕有翼階陛
斯隆繡栴雲楣互曜煙霞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
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簠簋籩豆陳其數能事
畢矣神功煥然不僣揆日之期再聳凌雲之勢於
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將落之神用至止願饗惟馨
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
降溪雲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溜垂簷誤鳴珂之
振響介爾繁祉庇吾邊民况獷俗之未平冀陰兵

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
勦其豕蛇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爾粢盛鑄農器
而毀戈鋌游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
況今將相叶謀人神共忿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
而登東山將令去病衛青取天山而踰北海何往
不利無謀不臧尚思韓絳之言更鑒王惺之策安
民和衆契天地以爲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
佇靈臺之偃栢備法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
和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彝章輯五瑞於公侯
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嶽之禮容陳詩觀

風察北方之哀樂聲明文物以咸備律度量衡而
必同升中於絕巘之前肆覲於重巒之下起白雲
而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嶽而已
哉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慚非擲地之才有玷他
山之石謹爲銘曰節彼恒山峻極於天崛起萬仞
生乎一拳摩空憂漢控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
焉明明嶽神上帝所授不騫不崩可大可久其誰
祭之皇宋哲后其誰尸之中山郡守聿新斯廟詔
祠爾神齊泰山兮等梁甫並亭亭兮接云云飛英
聲而騰茂實握乾符而闡坤珍垂千齡兮萬祀永

昭德於吾君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
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
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
決於曹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虔隄積
不厚主者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纜一二
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
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聞河旣
盡徙而南廣深莫測拆岸東滙於梁山張澤灤然

後派別爲二一合南清河以入於淮一合北清河
以入於海大川旣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
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
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爲田三十萬頃天子
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
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
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
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大轉徙質私牛於官貸之牛
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
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河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脩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餼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撻民多賤鬻貨產巧爲逃匿上慮人習舊

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無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僦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爲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錢以僱更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旣告備矣工旣告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於河而以閏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旣更冬春益侈於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簽爲隄以障水又

於旁側闕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鷄距以醜水橫木
爲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既
左右隄疆而下方益缺矣初何河深得一丈八尺
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
色主者多病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
其乏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
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
近埽積貯又斥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初
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
緝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

埽下湫流尚駛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
爲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
流至是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畧加精
致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
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
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於勤事小吏
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
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壘加
獎吏卒自下捷至跋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
天下閔徒之邁癘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

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於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水道內訌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蛇於盆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

號而頒頌於祠官曲加禮焉有詔臣洪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涿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澶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遠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鬱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莫大闕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

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
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
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
民安無決濫之患矣臣洙旣奉詔爲廟金石刻因
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
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
夫大小獻力內外協心概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
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渾渾河源導自積石
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
適不爲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

爭地醜爲之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因數爲敗由
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茲大明明天子
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淫雨漏
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儆予勤民
之力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
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卽順塞
鉅野旣瀦淮泗旣道川無狂瀾民得烝罩東土其
人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旣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爲
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呼微
我聖功人其爲魚四郡守臣舞蹈上章微我聖功

城其爲隍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
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
湯河作固京室在庭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敘六
府允脩丕冒自出覃被海陬歸會爾神落此新廟
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洙作頌本原休功刻是樂
石攄之無窮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六



